

亦舒作品系列

2247.57
Y51a10

天若有情

11



海天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周景芳
责任技编 王 颖
责任校对 张 玫

书 名 天 若 有 情

著 者 (香港) 亦 舒

出版发行者 海天出版社
深圳市福田区彩田南路

印 刷 者 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 广东省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 5.875

字 数 116(千)

版 次 1996年9月第1版

印 次 1998年6月第3次

印 数 20001—21000

I S B N 7—80615—447—7/I·111

定 价 9.80 元

独家版权 翻印必究

二〇二〇年，大都会。

卜求真不相信她会活到这个年纪。

少年时她认为三十岁是人生极限，壮年时又觉得人到五十，万事皆休，可是她安然度过大限，一直活一直活，活得不知多好，直到二〇二〇年。

豁达爽朗如她，都已经不大肯提到年龄。

别误会，她非常享受人生，每天为自己安排丰富节目，每个钟头都不虚度，她完全知道时间去了何处，只是惆怅时间过得太快。

想到此际，求真会得意地耸耸肩，“快乐不知时日过呵，总比度日如年的好。”

头发已经斑白，可是剪得很短，皮肤尚可，但笑起来眉梢眼角均有皱纹，身段保养极佳，不过长期伏案写作，职业病，背脊略见佝偻。

看上去并不像个小老太太，现代人不知是可喜还是可悲，从前，过了四十就名正言顺做中年人，还有，五十一到，自称老人家也无所谓，可是到了今天，许多人年近花甲还扮精神奕奕，求真认为这是一种心理负累。

不过，她一个人怎么力挽狂澜呢？随着潮流，她亦参加了专科医生办的健康班，借助药物，试图压抑衰老内分泌。

她已自报馆退休，自由写作，因薄有节蓄，生活得不错。

结过两次婚，一次和平分手，一次比较激动，求真一直没有得到丰盛的、异性的爱，但她不予计较，

一个人的生命中，总有遗憾，这不过是最低限度的损失，她在工作上的成绩，足以弥补一切不足。

乐观也是她看上去比较年轻的主要原因。

这件事发生的时候，她站在豪华游轮皇家威京号的甲板上。

船正驶往阿拉斯加，采取内湾航线，沿途观赏冰川奇景。

求真约了人。

多年的老朋友了。

退休后他怕冷，到处觅地方落脚，一次途经波拉波拉，一眼看就爱上那地方，买一间木屋，住下来，没动过。

拨一拨手指数一数，已经好些年了。

上个月，求真自图书馆回来，接到一张传真：“想同你见个面，小郭，琦琦。”

求真大乐，难得由他主动找她。

于是她同他开玩笑，“地点由我选，”知道他怕冷，“我们去游冰川。”

她所尊敬的小郭先生却无异议。“好，不过地点与时间由我选择。”

她挑了这只船，挑了五月的某一天。

上了船已有两日一夜，小郭先生却尚未露面，求真也不去催他，只管听其自然。

这是一种尊重。

朋友要躲起来，想静一静，让他失踪一段时期好了，他自有分寸，闭关日期一过，必定自动出现。

千万不要运用交情去逼他出来见人。

只有最轻佻及肤浅的人，才会去查根问底，揭人家私隐，硬是要知道究竟底细，还佯装关心。

求真当然不是一个无聊的人。

小郭没同她通音讯，少说有十年，但他仍是她最钦佩的朋友之一，他一有消息，她立刻回应。

她懂得尊重人。

故此人家也尊重她。

她伏在甲板上，看冰川，在庞大的千年玄冰底下，乘载一千游客的大轮船只得芝麻大小。

无论现代科学多么进步，同大自然比，仍然小巫见大巫。

“求真。”有人在背后叫她。

求真认得这个声音，她欣喜地转过头去。

她看到一个精神奕奕的老人，穿着电毡式发热长大衣，帽沿压在眉毛上。

“求真。”他的语气也一样高兴。

“小郭先生，你来了。”

“求真，你一点都没变。”

“唉，小郭先生，你认识我那年，我才二十五岁，怎会不变。”

“是吗，有那么久了吗？此刻的你看上去，也不过是壮年人而已。”

求真咧开嘴笑，逢人减寿，明知是最古老的哄撮术，但听了一样高兴。

“你也是呀，小郭先生，老当益壮。”

“我？我已耄耋，我不行了。”

但是他双目炯炯有神，仍然嬉皮笑脸，求真觉得小郭仍是小郭。

“我们到里头去叙旧。”

“不急，求真，稍等一会儿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且慢回头，只管与我说话，然后，你可以不在意地看看左舷那对男女。”

求真忍不住“嗤”一声笑出来。

没想到过了那么久的退休隐居生活，小郭仍然没忘记他是一个私家侦探。

“有啥好笑？”小郭瞪她一眼。

求真连忙说：“我在想，现在您老地位尊贵，德高望重，仍叫小郭，未免唐突。”

小郭却说：“我乐意一辈子做小郭，你管我一百岁还是两百岁。”

求真莞尔，她知道他还没到一百岁，小郭先生今年约八十岁左右。

求真一边闲谈，一边轻轻侧过头瞄向左舷。

她又笑了起来。

那边一排帆布椅子，张张都空着，哪里有人。

小郭亦转过头去，“呀，他们进去了。”

求真不由得问：“小郭先生，你现在还在办案子？”

“不，我早就结束营业，优哉游哉。”

“那，你为何追踪这一对男女？”

“兴趣。”他摊摊手。

求真许久没有这样开心，她忍不住又笑。

“卜求真，你那爱笑的毛病始终不改。”

“爱笑是毛病吗？小郭先生，余不敢苟同。”

小郭悻悻然，“怪不得你可以青春常驻。”

“小郭先生，我们的交情几达半个世纪，到了今天，或许你可以把大名告诉我，以便称呼。”

小郭狡狴地笑，“我姓小名郭，你一向知道。”

求真明知他仍然不想披露真名，却笑道：“说穿了，不外是叫家明或是国栋，更可能叫长庚，或许是锦辉。”

小郭知道这是旧陈皮激将法，只说：“都是好名字，亏你想得出来。”

求真自知并非小郭对手，便转变话题，“小郭先生，琦琦呢？”

“在船舱里。”

“不打算见我？”

“当然要见你。”

“还不带我去？”

“跟我来。”

求真忽然唐突冒失地问：“你俩有没有结婚？”

小郭停止脚步，转过头来，“卜求真，多年不见，我总以为你那女张飞脾气会收敛一点，我又一次失望了。”

求真问：“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”

小郭看着求真，“你说到什么地方去了，琦琦是

我最好的拍档，我们像兄弟姐妹一样，怎么会扯到婚姻上头去。”

“可是，你肯定爱她。”

“那自然，不过，我也爱你呀。”

求真立刻抓到痛脚，“那不行，我俩年纪相差太远，家母会反对。”

小郭立刻给接上去，“家父也不见得会赞成。”

然后他们相视大笑。

求真跟着小郭到头等舱第十三室敲门。

他向求真挤挤眼，“我住三等舱。”

里头有人应：“进来。”

那声音轻且软，正是记忆中琦琦的声音。

说也奇怪，这一对伙伴，求真认识他们多年，但是她从不知道小郭的名，以及琦琦的姓。

此时小郭忽然对求真说：“你见到琦琦最好有个心理准备。”

求真一怔。

从事写作的她，多心是职业病。

她第一个想到的，便是琦琦生过一场病，健康大不如前，此刻可能坐在轮椅上了。

还有，她也许做过手术，要用义肢。

求真心中打个突，恻然。

她不由得摸摸手臂，感谢上帝，她身体非常健康。

求真轻轻推开舱门，“琦琦，卜求真来了。”

她看到船舱套房的小客厅中坐着一个女郎，背

对着他们。

女郎长发束起，穿件老式织锦旗袍，身段佳妙，背后看去，肩丰腰窄，像一个V字。

这是谁？

求真咳嗽一声，扬声，“琦琦——”她怕她耳朵有点不大好。

谁知那背着他们的女郎骤然转过身来，“求真，我在这里。”

求真猛然与她打一个照脸，呆住，吓得往后退。

琦琦！

不错，她正是琦琦。

记忆中，琦琦比求真大几岁，可是此刻的琦琦，看上去只得二十余岁，脸容光洁无瑕，五官秀丽，正是当年卜求真第一次见到她的模样。

求真先是呆呆看着她芙蓉般的笑脸，忽然之间鼻子酸了，双眼润湿，想到当年她自己何尝不是个标致女郎，卡叽裤，白衬衫，一对银耳环，已经叫男生称赞，“卜求真毋须衣妆已是可人儿”，可是红颜弹指老，刹那芳华。求真摸了摸斑白的鬓脚，忍不住问：“琦琦，你把你自已怎么了？”

小郭一听，立刻顿足，“女张飞就是女张飞。”

“求真，”琦琦婀娜地站起来，“多年不见，别来无恙乎？”

“托赖，还过得去，你呢？”

琦琦微笑，“不如你，求真，你真做得到优雅地老去，连头发都不染。”她握住求真的手，“我没有

勇气，我妄想留住时光。”

“可是你做得很成功。”

小郭叹口气，在一旁坐下。

求真好奇问：“是哪个大国手的手术？几可乱真。”

琦琦笑了，“求真一张嘴活脱脱像她那支笔，锋利无比，老友都下不了台。”

小郭冷笑，“有勇无谋，所以她一生成绩止于此。”

求真立刻回嘴，“可是我吃的穿的，也不比你差。”

琦琦诧异，“这同以前的聚会气氛没有什么不同嘛。”

求真却惆怅地答：“有分别，现在斗完嘴，会觉得累。”

琦琦掩住嘴，俏丽地笑弯了腰。

求真到这个时候才由衷地说：“琦琦，看见你真好。”

琦琦作上世纪七十年代打扮，时光倒流，美艳中带些诡秘。

不过，不相干，琦琦的智慧与温柔仍然，琦琦仍是卜求真的好朋友。

琦琦终于解答了求真的疑难，“我的医生，姓原。”

卜求真站起来，“啊”地一声，“原来是鼎鼎大名的原医生。”

“正是他。”琦琦笑笑。

“他年纪也不小了吧？”

“我没见到他。”

求真讶异，“怎么会？”

“我已全身麻醉。”

原来如此。

“负责替我接头的人是小郭。”

求真看小郭一眼，他也真肯为她。

琦琦的声音很轻，十分感慨，“在将醒未醒之际，我听到原医生与助手的对话，立刻有顿悟，可是彼时矫形手术已经完成，太迟了。”

“他说什么？”

“他说：‘你看，换得了皮，换不了心，又有什麼用。’”

“啊。”

“你瞧，求真，我此刻是多么滑稽：一颗七老八十的心，被困在少妇的躯壳内，不三不四，不老不小，连我自己都觉得好笑。”

琦琦语气中的嘲弄与悲哀是真实的。

求真却上下左右打量她，“之后，你还会不会老？”

小郭“嗤”一声笑出来。

“什么样高明手术都敌不过似水流年。”

求真叹息，颌首。

“求真，你最近的文字越发精练，充满活力。”

“退休后，不计较名利及营业额，压力显著减低，

一支笔也活了起来。”

“唉！小小的卜求真也已退休了。”

求真搔搔头，“真不晓得时间统统溜到哪里去。”

小郭说：“我们这次聚会，大题目就是讨论时间。”

求真诧异，“时间？”

“或是正确地说，讨论一下，时间是否即系缘分。”

求真斟了一杯琥珀色的酒，一饮而尽。

她笑笑说：“你的意思是，假使有少年来追求琦琦，琦琦会不会接受？”

没想到温柔的琦琦这次抢先回答：“我一定接受。”

“什么？”求真惊异。

“我一生至大的遗憾是从未深爱过，我渴望被爱，也希望爱人。”

求真的眼光自然而然看向小郭。

小郭却心不在焉，站起来，“你们慢慢谈。”

求真问：“你到何处去？”

他挤挤眼，“我去看看甲板上有无美女。”

“祝你看得眼红。”

他出去了。

小郭一走，琦琦反而不再谈那个题目了。

求真说：“我猜，在我们心底某处，有一部分，永远不会老，永不停止盼望，亦永不甘心服输。”

琦琦笑，“求真，你有孩子吗？”

求真摇头，“没有。”

“也没有领养？”

“责任一样大。”

“可以寄养在育儿所里。”

“那还不如不要。”

“求真，你始终认真。”

求真讪笑，“哪里，追求完美，又不够力气，落得寂寞下场。”

琦琦拍拍她手背，“我们也到甲板上去看看风景。”

琦琦披上一件黑色大氅，更显得肤光如雪，唇红齿白，她被求真看得不好意思起来。

“来”，求真说，“陪外婆散散步。”

才出门，就碰到一位年轻人，看到琦琦，热情地打招呼，爱屋及乌，顺便对求真说：“伯母，走好。”

求真喃喃说：“不是外婆，只是伯母吗？我赚了二十年了。”

琦琦啼笑皆非。

她俩碰到匆匆赶至的小郭。

“正想来找你，求真，过来，过来看这一对男女。”

求真问：“就是刚才你叫我看的那对？”

“是，他们又出来了。”

小郭没有回头，但是眼珠子转往左边示意。

求真心中笑：真好兴致。

她把目光朝那个方向转过去。

不错，一男一女。

衣着考究而低调，修饰整洁，他俩正对坐着玩纸牌。

男的约三十余岁，长得好不英俊，求真年轻的时候，像一切少女，喜欢俊男，自订一套评分制度，像这位先生，足可打九十分。

与他玩扑克牌的女子却已白发如银丝，是一位老太太，从脸胚身型看来，年轻的时候，想必也是个美女。

他们，可能是一对母子。

孝顺儿子亘古少见，这位先生十分难得。

这么些年了，求真也已炼成一对法眼，一眼瞄过去，她那资深记者灵敏的触觉已将整幅图画收在脑海中，她不觉有何异样。

求真问小郭：“他们是谁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

“母子，好出身，感情也融洽，懂得享受生活，此刻儿子陪母亲散心，媳妇与孙子稍后齐来会合。”

“说得很好。”

求真看向琦琦，“事实不是这样吗？”

琦琦微笑，“适才何尝不有人把你我当母女。”

求真一怔。

她当然知道都会中有一种男子的职业是服侍年长女性。

不，她摇摇头，人的气质受环境影响，这位俊朗的男士，肯定身家清白。

只见他们扔下纸牌，站起来，走到栏杆另一头

去。

他搀扶着她，她靠在他肩膀上，他宛如玉树临风，但是她已老得瘦弱佝偻了。

“求真，我要你记住两个名字。”

“请说。”

“那男子，叫列嘉辉，那女子，叫许红梅。”

名字相当普通，简直不容易记得住。

小郭再加一句，“他们是情侣。”

求真立刻说：“不可能。”

小郭瞪她一眼，“什么都有可能，永不说没有可能，一声不可能便剔除了科学精神。”

求真忍声吞气，虽然大家都老了，但她始终视他为长辈，求真有个好处，她尊重长辈。

“而且，卜求真，你不用脑，你以前曾经见过这对男女，只不过早已丢在脑后。”

求真“啊哈”一声，“小郭先生，我不致如此不济，我若见过那位俊男，什么年份什么地点何种场合，讲过哪些话，保证记得。”

小郭似笑非笑地看住求真，“我打赌你已浑忘。”

求真叫琦琦解围，“琦琦，你管管他。”

琦琦说：“这次我不帮你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见他们的时候，我也在场。”

求真“哗”一声叫出来，“那是什么年份，咸丰年？”

琦琦笑，“不，没有那么远，约三十五年前，求

真，在脑海中搜一搜。”

求真“呸”一声，“三十五年前，那位列嘉辉先生才是三两岁的婴儿，所有小孩都一个样子，这不是考我功课，寻我开心吗？”

“他不是普通的幼婴，你会记得他。”

求真叹口气，“原来你们找我来玩猜谜游戏。”

琦琦笑了。

她仍与小郭同一阵线，由此可见，结不结婚并不重要。

求真替他们高兴。

她一边说：“我早已退休，不喜绞脑汁，我弃权。”

小郭说：“没出息！”

过了片刻，求真问：“你不打算把故事告诉我？”

小郭斥责，“我满以为一个人的智慧会随年龄增加，我现在愿意公开承认错误。”

“竟为这种小事痛责我！”

小郭笑，“是！真痛快。”

“明知故犯。”

“现在要找个人来骂也不容易。”

琦琦接上去，“不配挨骂的骂了他也失却身份。”

他俩还是一对。

求真说：“我不知你们如何打发时间，我则有午睡的习惯。”岁月从来没饶过任何人。

小郭叹一声气，“好！晚饭时分再见。”

求真故意如一个小老太太般跌跌撞撞走向舱房去，刺激年纪比她更大的小郭先生。

她按着了录音机，和衣躺床上，听一个柔和的女声讲故事：“……话说凤姐自贾琏送黛玉往扬州去后，心中实在无趣，每到晚间，不过和平儿说笑一回，就胡乱睡了，这日夜间，正和平儿灯下拥炉倦绣，早命浓薰绣被，二人睡下，不知不觉已交三更，凤姐方觉星眼微朦，只见秦氏自外走了进来，说道：‘婶婶好睡，我今儿回去，你也不送我一程……’”

卜求真的精魂渐渐随着那听过千百次的老故事飘出躯壳。

只听得灵魂问躯壳，“今日往何处游荡？”

求真脱口答：“往较美好较年轻的岁月去走走吧。”

灵魂轻笑，“为何恋恋不舍那个岁月？”

求真答：“我也不明所以然，其实那个时候我一无所有，又比较迟钝，被人欺侮踢打也不晓得，我年轻时一点也不快乐。”

“那么，去，还是不去呢？”

“去，去，不去更无处可去。”

胡乱在青春期逛了一轮，一无所得。

求真觉得无聊，因问：“你可记得一个叫列嘉辉的人？”

“给多一点提示。”

“他是一个英俊高大的男子，试试回到三十五年前去，当时他只是一名幼婴，可想相貌已十分俊秀。”

啊。

卜求真做梦了。